

钱增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 浪淘风流

钱增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淘风流 / 钱增祥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39-3022-6

I . ①浪... II . ①钱...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6216 号

责任编辑 鲍 娴

装帧设计 吴 瑾

责任出版 朱毅平

## **浪淘风流**

钱增祥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324 千字

印张 19.75

插页 2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022-6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序

钱增祥的小说《浪淘风流》就要付诸铅字了，应请为之赋序。

首先，我要说一声：不容易而了不起！如是说，是因为一位勉强算上过初中的作者，要洋洋洒洒近三十万言地形成大作，其艰难可想而知。另外，作者正处上压老下托小之不惑之年，又算个营企经商、一发全身者，非“玩”而“嚼”地成就一部文学作品，我们不得不为之浩叹而礼赞！

其次，《浪淘风流》打上了清晰而深镌的时代烙印。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与写照，就算神鬼、穿越、科幻、游戏之类，也是将社会生活移位于天上地下、古代后代、科研推想、幻游神玩而已，即使不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也仍具有时代特征，体现的是某个时代具广泛性、代表性之社会属性与内容。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时代，自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生活内容之改革与开放，而《浪淘风流》中鱼贯而出之人物，无不是或深或浅地经历着改革与开放之陶冶与洗礼。在其陶冶与洗礼中，或益或害或利或弊或伤或慰或喜或悲，亦失亦得亦死亦活，我们都可从中感到，或似曾关已，或似曾相识，而并不陌生。

其三，《浪淘风流》展示之矛盾尖锐与复杂性，令人联想新近播演的《地下地上》，可谓生死予夺、触目惊心。一部好的小说，不外乎“悬念”的佳置。悬念就是在情节矛盾丛生中跌宕起伏，在人物困兽窘迫中别开生面。《地》篇主人公，于共和国诞生前夜，于“地下”与敌特展开殊死周旋；又于共和国初晨，



于“地上”与潜特轮回你死我活。《浪》篇主人公，要应付“地上”之妻儿子女、父母兄弟、人事业务，又要应对“地下”之婚外情人。虽然，一公一私，主题迥别，然主人公，无不在十面埋伏中煞费心机，焦头烂额，涅槃心魂。令人悬念不已，心有余悸。

临末，一提《浪淘风流》之白璧微瑕。由于《浪》篇系处女作，采用倒叙样式，即回忆而布局谋篇中，穿插了大量主人公当时当地之独白。这在剧本中，可作画外音处理，而在小说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悬念的效果。《浪》篇文笔流畅，语言生动，作者如能在遣词造句等枝枝叶叶方面再下力雕琢，作品可更臻成熟与完美。提此，权当与作者共勉吧，亦借此祝福作者在文学创作之小路上，迈出康庄大道。

薛 南  
2009年12月24日于福州静好居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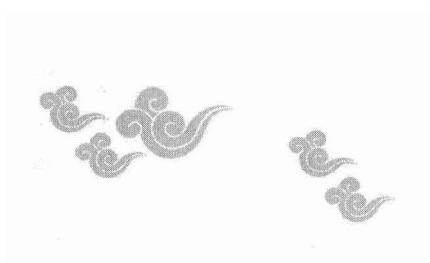
1	序
1	引子
3	第一章 死里逃生 红颜惊魂
13	第二章 似曾相识 燕子归来
24	第三章 浪漫西风 佳人如虹
33	第四章 巫山梦归 举案齐眉
48	第五章 醋海生波 弱女含冤
59	第六章 祸及慈母 泪洒病榻
65	第七章 茕茕白兔 东奔西顾
70	第八章 情殇风流 孤雁北飞
76	第九章 再回首处 云遮归途
86	第十章 朝云无痕 义妹情深



97	第十一章
	剑拔弩张 同室操戈
108	第十二章
	祸不单行 初春闻莺
117	第十三章
	巴士邂逅 十面埋伏
129	第十四章
	浪淘商海 东山再起
138	第十五章
	情定南山 峰回路转
148	第十六章
	大漠聚首 异族过节
161	第十七章
	红颜运筹 巾帼一怒
171	第十八章
	福至心灵 舍利取义
180	第十九章
	丽人携鸽 壮士横刀
191	第二十章
	玉女生情 品茗识君
200	第二十一章
	金沙碧水 情有所归

# 目录

210	第二十二章
	老宅深院 少年追风
219	第二十三章
	过河拆桥 秀才遇兵
228	第二十四章
	运交华盖 惊回旧梦
237	第二十五章
	鸿雁东来 双剑合璧
246	第二十六章
	梧桐有巢 倦鸟难栖
253	第二十七章
	爱有多远 痴情不改
264	第二十八章
	雪海传书 天旋地转
274	第二十九章
	彩云散尽 春寒孤衾
293	第三十章
	天山晨雾 情归何处
303	一路向西 寻寻觅觅(跋)
307	后记



## 引子

除夕之夜。街市缤纷，霓虹闪烁。鼎沸的人声中亲情融融，万家团聚。夜空点缀着几颗忽暗忽明的星星，弯月带着一点淡淡的清辉泻落下来。我站在楼顶，看着自己茕茕孑立的身影，任凭冷冷的风刮在冰凉的脸上，禁不住鼻子一阵发酸……

岁月就像一本仓促读完的书，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又将被轻轻地翻过，等待着最后的一分分，一秒秒……

我惨然自问：“斌子啊，你今夕匆匆回家守岁，可是，你的团聚何在？你的欢乐何在？你拿青春去挥霍，用真情去漂泊，却换来满身伤痛；你让心爱的女人为你哭泣、为你承受苦难；如今又痴长了一岁！该如何去直面今后的人生，该用怎样的姿态去迎接新年？”

突然，一声巨响，一个巨大的礼花率先直冲夜空，一朵金灿灿的“花”瞬间绽放，随后化成颗颗流星，划出无数道优美的弧线飘洒而下。紧接着，千百个礼花争先恐后地飞起，五彩缤纷的礼花和铺天盖地的鞭炮声交融在一起，震耳欲聋，似乎把我送入了九霄云外……

不知过了多久，空中的绚烂已慢慢地消失。当我回过神来时，双腿微微发麻，才想起自己的烟花尚未燃放。我躲进避风处点上粗粗的檀香，搬出一个偌大的精美礼花，轰的一声震撼，天空一片绚丽多彩后又归于平静。



“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我一阵黯然！这礼花仿佛祭奠了我奋斗的人生，祭奠了我逝去的青春，殉葬了我的全部情感。

往事如烟。我随着滚滚的历史大潮走南闯北，历尽千辛万苦，旅途中的相识相逢和相知相依却使家庭的港湾不再蓝色，夫妻之情从无味的鸡肋变成了冷漠和背叛。蓦然惊觉时，家庭已是支离破碎，相濡以沫的亲情似乎烟消云散！

当我再回首寻找远方那份惺惺相惜的缠绵时，却已迷失在灯火阑珊处……

当所有的爱离我远去，当所有的眼泪都已流干时，我扪心自问：“什么是痛彻心扉与刻骨铭心？什么是魂牵梦萦和生死相依？当一切变成苍白后，这世界上我还拥有什么？”我只能抚摸着早已破碎的心，告诉自己：“我……我……流水落花春已去！”

“今夕是何夕，独对灯烛光？”我的“家”墙未刷，尘满地。我从行李包中取出一些年货，走进尚未生火的灶堂，将鱼肉放在案板上，竟手足无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守着窗儿，独自怎生过年？想起往年的除夕，不觉泪如泉涌！

“兰儿，阿梅！你们在哪儿？玉珍，柳柳！你们还会回来吗？廖黎斌啊廖黎斌！你为什么要等到失去了一切以后才懂得去忏悔？”

万般辛酸中，一幕幕往事像电影似的在脑海中渐渐地回放……



## 第一章 死里逃生 红颜惊魂

一九九二年，中华大地改革开放的号角，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沉睡的万物苏醒了。

诗神李白笔下“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更领先”的古老剡城，春潮涌动。蓝蓝的剡溪水顺流而下，滋润了两岸一千八百平方公里的嵊州大地。

这是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五月。天气说变就变了。天空忽然暗淡下来，顷刻间，漫天的乱云飞渡。我们的货车刚过了钱塘江，一阵狂风卷地而起，哗啦啦……雷声过后就下起了大雨，密密麻麻的雨点击打在车窗上，变成一条条粗细不一的水流，沿着车窗玻璃往下流淌，公路两边的行人、树木在视线中渐渐地模糊了。

我告诫司机小白放慢车速，同时让副驾驶室里的实习生女孩小丁注意往来交错的车辆。

过了长兴县，就驶入了安徽省地界。前面是连绵不断的小山丘，道路高低起伏。雨下过后，柏油路面光滑发亮，车轮很难控制方向。稍一变线，车子就乱晃起来，差点儿撞倒行人，我的心已悬在了嗓子眼里了，对着小白声声叫着：“慢慢慢！”好不容易走过了大半路程，一看里程，离目的地宣城只有十一公里了，谁知车子驶到一个很大的下坡时，一辆巨大的集装箱车突然迎面而来，小白惊慌失措，习惯性地踩了一下刹车。哪知这一踩，车轮打滑，一下



子转了方向，反而朝集装箱车冲去……

我绝望地大喊：“小丁！”

幸好小丁反应奇快，伸出双手将方向盘用力向右一转，只听得呼的一声，车子和大集装箱车擦身而过，好险！车上的雨布被大车撕去了一大块，被风刮得猎猎作响。然而，我们的双排座工具车已失去控制，它像一匹脱缰野马，朝左边一个大水库冲去。我挺身站起，心胆俱寒，大声地喊道：“我们今天死在此地了！”猛听得一声天崩地裂，车子前轮轰地撞在水库旁的一棵老树桩上。

这一撞真是雷霆万钧，巨大的惯性使我一头撞破宽宽的挡风玻璃，被远远抛出在离车十来米远的马路上，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还活着！”

求生的本能让我一骨碌地爬到马路边，瞬间，一辆辆车呼啸而过，稍慢几秒，说不定自己就被碾成肉饼！

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全身扎进了好多碎玻璃碴，鲜血形成一条条长线往下流着，我忍着痛走了两步又跌倒在地上。

驾驶员小白在车子强烈撞击后，车身猛地右侧，车门震开，毫发无损地跌在路边，车子却晃了几下，一头栽落在水库里，吓得他呆呆地看着水库，不知所措。

我对着他喊：“小丁呢？”

小白用手一指，正好小丁从水里冒了出来，双手拼死抓住车窗边沿，一脚想踩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却忽然脚底一滑又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我忍住剧烈的疼痛对着小白一声大吼：“混蛋，还不喊救人啊！”

小白仿佛刚从梦中醒来，才开始“救命，救命”地大喊起来！

我急忙爬起身冲到水库边，喊着小丁的名字。只见小丁双手乱抓，时浮时沉地在水中挣扎。我来不及多想就朝着水库往下跳，一站起来，水刚好淹到嘴巴，我双手乱划奋力向前，几下就到了小丁身边。小丁两手猛地抱住了我，双腿使劲往我身上钩。我猝不及防，身体往下一沉，喝进了一大口水，呛得喘不过气来。在充满恐惧的瞬间，我屏住呼吸用尽全力带着小丁走了几步，迅速将头冒出水面大声地叫：“小丁，快松开我，用手抓住车门把手！”

小丁从惊恐中冷静下来，一下子抓住了车门把手，双脚已踩在踏板上，露出了上半身，她一边吐水一边伸手拉我，我双脚终于踩住车轮胎，抓住了小丁的手，两人一起站到了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吐水喘气。低头一看，小丁衣服上的扣子全松开了，粉红色的文胸带子斜在肩上，一对雪白丰满的乳房几

乎全部裸露着，两点殷红隐约可见。小丁顺着我的目光往自己身上一看，顿时羞涩难当，本能地用手一遮，扯上两边的衣服。

马路对面是一大片树林，树林里面稀稀落落地住着二三十户农家，听到小白凄厉的救命声纷纷跑到水库边，拿着竹竿之类的救援工具救起了我和小丁。

总算虚惊一场，都活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此刻我已全身乏力，麻木地趴在地上，才发现脖子后面已割开了一道五六寸长的伤口，血还在不断地往外流着。真悬，伤口要是割在前面，气管割断，早已气绝身亡了。另外还有一块玻璃刺进前胸肌肉里，大概离心脏只差了一点点，好危险！

小丁和小白哆嗦着帮我清除身上的玻璃碴，此刻天已快黑了，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对小白和小丁说：“我们不能在此地等死，我马上去宣城发电报，向家里求援。你俩守着车子等我回头，千万别走开了。”

我拦了辆车到宣城电信大楼发了两封加急电报。电报上除了出事地点和时间外还特意加上了“三人伤势轻重不等，盼速来援，速速速！”的字样。

拍完电报，我心中实在放心不下从未出过远门的小白和小丁，来不及去医院包扎伤口，立即赶回出事地点，二人却已不见踪影。

糟了！我急忙去村子里找，最后找到树林深处的一民家，二人已洗了脸在喝水，我将二人叫到门口一顿臭骂：“让你们守着车子别走开，怎么就沒听？装在车上的东西要是被捞走了，我跟你俩没完。”

好在此刻天已全黑了，再不用担心有人下水捞东西了。

看着小丁冷得直哆嗦，又惊吓过度的样子，我后悔自己刚才的态度实在太蛮横了。于是，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放低了声音说：“小丁，是我太着急了，对不起！饿坏了吧，坐里面去，我给你们去找吃的。”

走进房子仔细一瞧，我简直不敢相信，中华大地早已开始改革开放了，安徽偏僻的乡村中竟还有这么穷的人家：两间茅草搭起的矮房子，黑糊糊的，篱笆似的墙上挂着锄头镰刀之类的农具，整间房子几乎找不到一件带着油漆的家具。三个小孩一个挨一个，年龄相差无几，身上没有一套完整的衣服。男主人穿着件掉了色的黄军衣，干瘦如柴，尖尖的下巴，杂乱的胡须间沾着些唾沫星子，女主人更是满脸菜色，衣不蔽体。

我叫了一声：“大哥、大嫂好！”

两人答应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善意的微笑，指着小白和小丁说：“我看到





他们二人在水库边淋雨，像两只落汤鸡，很可怜，时间久了会生大病的，就带到我们家里来烤烤火，换件干衣服，但二人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

我连声说：“你们真是好人，谢谢，谢谢！”

我拿出了二十元钱让大嫂帮忙去买点吃的。她摇了摇头说：“我们这里穷，真的没处去买吃的。就在我们家凑合着吃点红薯吧！”

“谢谢大哥大嫂的好意，可是你们也不容易，还是麻烦你们想想办法，帮我们去买点米或面粉。”

大嫂有些为难地看着我，又转头望了望丈夫，磨蹭了一会儿终于出门而去。

过了几十分钟后，大嫂回来了，从篮子里拿了十几个鸡蛋很无奈地说：“我挨家挨户都问了，真的没有面粉，好不容易才凑了这么几个鸡蛋。”

大嫂拎起油瓶一摇，无奈地笑着说：“以为还有点油可以给你们煎鸡蛋，怎么没有啦？”最后她只能用清水将蛋煮熟了让我们将就着吃。

小丁从水库里被捞起来后一直失魂落魄，加上又冷又饿，还挨我的一顿骂，她从小哪受过这等委屈？早已低头偷偷地掉了几回眼泪。该睡觉了，小丁看着这破烂的房子和时不时从门口张望的陌生男女，心里特别害怕，拉住我的衣服不肯放手，好像待在我身边，才有安全感。

我怜悯地看着小丁，此刻才发现小丁虽然剪了个短发削头，却是身材窈窕，一双大眼睛竟如此楚楚动人！见她这么可怜，我转头问房东大哥，可不可以让小丁睡在我身边。那大哥却说：“我们本地的风俗是外来男女不可以同房睡在一起的，不然的话，会给屋主人一家带来霉运的。”

我淡淡地苦笑了一下，心里暗暗地说了句：“愚昧的想法太多了，才如此封闭受穷。”没办法，只好掏出了三十元钱给了那大嫂，求她陪着小丁一起睡，让大哥跟我和小白睡。

我被领到了充满霉味的房间喝下了几口温开水后，只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饥饿和疲劳加上几处伤口隐隐作痛，一头栽在床上打起寒战来。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仿佛看见我研制的新产品在水库中被人一件件捞起，装上一卡车运走了，我大叫着去追，却怎么也迈不开脚步，着急得一声大喊从梦中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竹床上，四周漆黑，万籁俱静，只闻到从茅草房里发出的阵阵霉味。

“廖厂长快起床呀，家里来人了。”

一听是驾驶员小白在外面叫，我在浑身酸痛中睁开眼睛，一瞧窗外，天

已大亮。原来是镇工业办公室马主任带着丝织厂（车和驾驶员都是他们厂的）厂长夫妇一帮人，星夜兼程开了十几个小时，刚好天蒙蒙亮就到了。看到我们三人虽有伤痛却安然无恙，众人皆大喜！主任拍着我的后背幽默地说：“真是个绍兴师爷，电报上措词多么微妙，‘三人伤势轻重不等’，我们认为除了你能拍电报伤得不会太重外，其余二人肯定不行了，哪知……”

马主任当即决定，先送我们三人回家，然后上医院作一次全身检查。善后事宜，由他留下二人一起处理，并拨通了产品接收单位皖南茶场场部电话，让他们来协同打捞翻落在水库中的汽车及货物。马主任布置完毕后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很真诚地说：“廖厂长，放心回去吧，这里有我呢，等我回家置酒给你压惊。还有，这次本来想叫你夫人一起来的，但她可能对你有误解，回去先上医院，以后再好好向她解释吧！”

我心想，这工办主任真能收买人心，怪不得后来官运亨通。这黄玉珍是不是也太过分了，自己的老公死里逃生非但不前来看看，还捕风捉影，不依不饶地如此计较，真是莫名其妙！

我们要上车走了，我返回草房子将口袋里仅有的五十元钱给了大哥大嫂，算是感谢，也算资助吧。夫妻俩却死活不肯收，最后我还是硬塞在小孩的身上转身跑了。路上，小丁发现口袋里多了三十元钱，原来那大嫂悄悄地将我昨晚给的三十元还给了小丁。当时的三十元钱是一个民办教师一个多月的工资，极度贫穷中的大哥大嫂竟如此淳朴善良，又不为钱财所动，真让我一路感慨不已。

经过一天的颠簸，回到家后，我终于躺倒在医院，后脖子和前胸上的伤口已经感染，发炎后高高隆起，晚上突然又发起了高热，昏昏沉沉地睡了两天。隐隐约约中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幽香，睁开眼只见一个修长的身影在床前飘过，我不由得叫出声来：“玉珍！”

我和玉珍是同一个厂的员工，在厂里两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岗位。她是材料会计，而我则在技术科搞设计。玉珍品貌端庄，体态丰满而不失苗条，披一头黑漆发亮的长发，显得十分阳光而健康。她单纯且传统，人缘特别好，是全厂最优秀的女孩。

当时我爸和叔父都是有头有脸的基层干部，跟我们厂的书记、厂长经常在镇里的各种会议上见面，你来我往地私交甚厚。有一天我爸来我厂调拨钢材，在材料仓库遇见了黄玉珍，经过短时间的接触和交谈后，回到家里对她





赞不绝口，竟然一个劲地向我打听起黄玉珍的情况。最后通过书记、厂长牵线撮合，软磨硬泡，好不容易把黄玉珍拉进了家门做了儿媳妇。此事在当时引为美谈。其实，在厂里，我和黄玉珍，一个自视极高，一个传统腼腆，每天擦肩而过却并没有真正地恋爱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按照家里的安排，结了婚。彼此也不知道什么叫缠绵，什么是甜蜜。结婚后，每天在同一围墙里上班，朝出暮归，形影相随。回到家里，她忙她的家务，我就翻翻书，看看电视，偶尔也邀二三朋友来家里打打牌、下下棋。玉珍话不多，生活上却料理得井井有条。我很少下厨房，她却能做一手好菜。衣服晒干了，她一件一件烫完后，叠起来特别认真，一般地大小，一般地有棱有角。每次拖完地，浇完花，玉珍就会习惯性地抬起头和我相视一笑……

几年来，就是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使这个家一直平安无事。玉珍和我也成了别人羡慕的一对郎才女貌的伴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铁饭碗打破了，围墙里的工厂也失去了多年来的平静。许多朝暮相随的伴侣纷纷投身到这滚滚的洪流中，各展所长，各奔东西，去展现自己的才华，证明自身的价值。陌生的男男女女开始频繁地接触，有的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有的激情碰撞，暗度陈仓。由此，也为成千上万的传统家庭婚姻敲响了丧钟。

受改革开放浪潮的影响，我厂一些身怀一技之长的技术骨干都跃跃欲试，开始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经过深思熟虑后，我终于将我的决定告诉玉珍：“玉珍，我下午已写好了辞职报告，准备自己去干。你觉得怎么样？”

“斌子，你疯啦！别人都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你却来真的。不行不行，绝对不行！”玉珍一下子掀开被子，激动地坐了起来。

“知道你不会同意，可这是迟早的事。有能耐的人都会走出乡镇企业，自己打天下。玉珍，你也一起走吧！”

“我是永远不会走的，我从拿十六元月薪做学徒开始，一天天看着我们的工厂从几间低矮的泥墙房发展到今天，成了全省同行业里有名的大厂。这些都是我们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的成果，我等着回报啊！你别一时冲动，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再决定，行吗？……”玉珍苦口婆心地说了许多话。后来近乎哀求了。

可是，第二天我还是交了辞呈。我根本没来得及去考虑后路，就迫不及待地租了几间厂房，带了几个徒弟，开起了机械加工的小作坊。从此，结束了

在工厂里被人呼来唤去的日子，开始了一个“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新的人生。

从此，我和玉珍处在不同的岗位上，思想距离被逐渐拉开。朴素的夫妻关系开始慢慢产生了裂痕。

陈毅元帅曾感叹过：“创业艰难百战多！”徒手创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其间经历着一次次的生死考验。

记得有一次，我在汽车上卸下一个装有五吨盐酸的卧式槽罐，装卸工具是用三根钢管支成的三脚架，上面挂着个八吨葫芦。当葫芦拉起槽罐时，车已退走了，葫芦上的铁链条一下一下地往下放，突然间重心偏离，槽罐头一低一晃，慢慢向前倾斜，三脚支架前方一根钢管一点一点地往下陷……有人喊了声：“快跑啊，三脚架要倒了！”

我脑子轰地一下！要是三脚架倒了，玻璃钢做的槽罐一碎，几万元钱的五吨盐酸全都完了，槽罐也是借的，还有一万元的押金哪。

“不！”我惨然地大叫一声。

我一个箭步冲到槽罐下面，用肩膀顶住倾斜的槽罐！

“这不是送死吗？”有人喊着，有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可是，邪了！我拼死一撞一顶如有天助，槽罐居然停止了倾斜，瞬间，两个机灵的小伙子拿了两根树桩在我左右顶住了，槽罐终于安全落地了，我也没死。

回到家，玉珍知道情况后，又害怕又心疼，边哭边用拳头擂着我的背：“斌子啊，以后你千万别这样，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出了事，我怎么办呀！”

是啊，生活给我的压力再大，吃的苦再多，我从没害怕过，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感情受到了伤害痛不欲生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一次的经历，往往会觉得还不如让槽罐把自己压成肉饼，也就用不着这么痛苦地挣扎着活下去！

创业之初，经人介绍，有一个综合大厂的供销科长找我，邀我去合伙开发一个稀土项目，原材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路都是现成的，而且有一条很畅通的渠道，利润也不错。我就相信了。等到厂房租赁协议签了，设备都已到位，产品进入了试制阶段，那个综合大厂通过工商部门的一纸书函，令我立即停产。理由是他们厂的供销科长涉嫌偷窃厂里产品图纸自立门户，还有经济问题。我厂的产品使用了他们厂的有效专利权。这下全完了！供销科长被揪回厂接受审查，所有设备和原材料的价值不到投资时的十分之一，十几万

